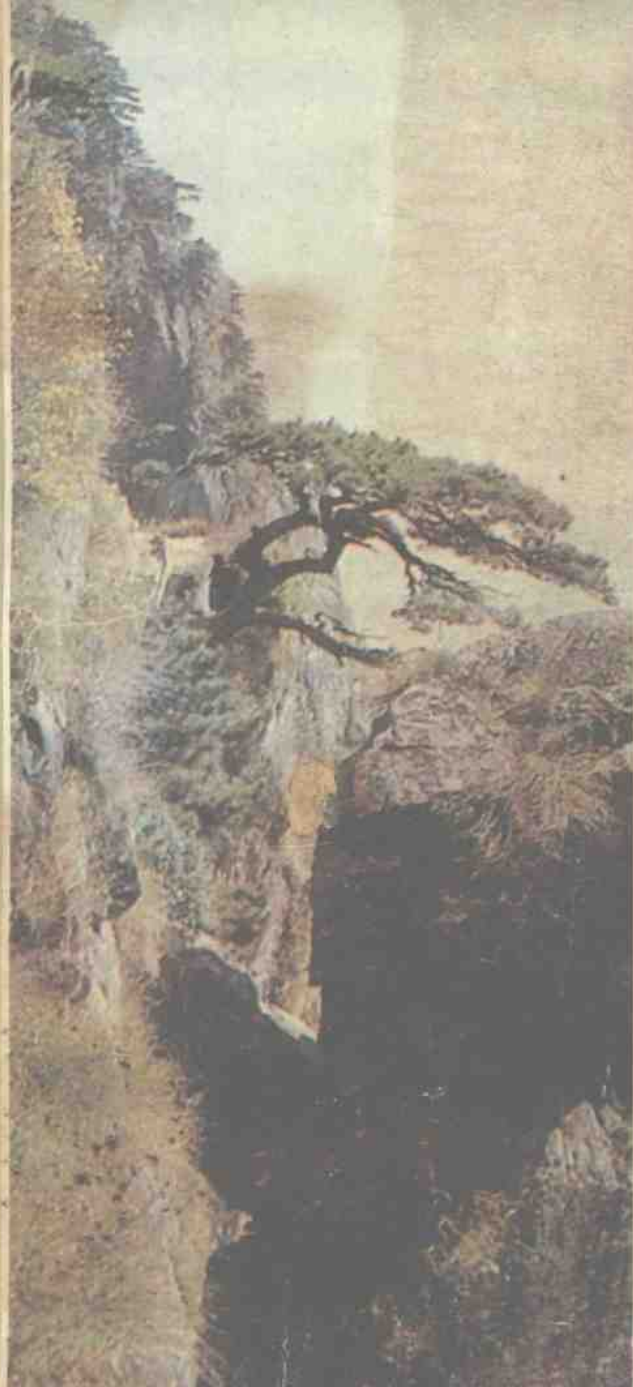


女帝奇英传

下

梁羽生



女帝奇英傳

梁羽生 著

下

海天出版社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

目 录

(下 册)

二二	王廷盛会逞奇能.....	(455)
二三	岂有佳人甘作贼.....	(478)
二四	是真豪杰傲王侯.....	(495)
二五	柔肠侠骨情无限.....	(519)
二六	剑胆琴心意自伤.....	(543)
二七	同命鸳鸯悲命薄.....	(562)
二八	还乡游子伤灾劫.....	(576)
二九	窃国神奸伏祸根.....	(597)
三十	历劫了无生死念.....	(618)
三一	经霜方显傲寒心.....	(641)

李逸先替南宫尚解了穴道，南宫尚睁开眼睛，见李逸在他身旁，而长孙泰则已不见，惊诧之极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李逸道：“咱们都受人暗算了，你可瞧见了来人的面貌吗？”南宫尚道：“没有呀。”李逸道：“我倒在地上，迷迷糊糊中好似觉得有一个人走进来，以后就不醒人事了。”南宫尚有点疑心，说道：“李兄，你的功力比我高得多，我方自觉得有人暗袭，便立即不醒人事了。”他本来有点疑心是李逸暗算，但转念一想，李逸是唐室王孙，他决没有反而帮助敌人之理。

李逸道：“程老帮主一路之上似乎对我有点疑心，但我的身份，未到时候，却又不便向他吐露，你替我遮瞒些儿。”南宫尚道：“这个当然。”他心中暗喜李逸对他的信任，但却也另外起了一个疑团：“莫非是他念在长孙泰父亲的份上，怕程大哥加害于他，故此将我们暗算，好把长孙泰放走，其实他若有这个主意，尽可以与我明言，我也不一定非要长孙泰的。”

李逸接着替程达苏解穴，程达苏的功力深厚，果然非比寻常，李逸刚刚将插在他“关元穴”上的两枚梅花针吸出，他便立即醒转，不待李逸替他解穴，便即运气冲关，候他一个翻身，蓦然跃起，反手一扣，扣着了李逸的脉门。南宫尚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干什么？”要知南宫尚虽对李逸也暗暗起疑，但他为了前程，究竟是帮着李逸。

以李逸的武功，本来可以挣脱，他却丝毫不加抗拒，故意作出惊恐非常的样子，颤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我是来

替你解穴的呀！”

程达苏一声冷笑，撕下了他的衣衫，一看看到了他“玉龙穴”旁边的针口，疑心稍减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也给敌人打了穴道了。”南宫尚道：“的确是有外人偷袭，我在迷迷糊糊中也似僧听到人声。”程达苏心想：“他的本领虽然高出南宫尚许多，但要暗算我，谅他还没有这样本领。”想了一想，将李逸放开，喝道：“南宫尚，你过来！”南宫尚惊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我也中了敌人的梅花针呀！”

程达苏道：“给我看看。”撕开他的衣襟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风府穴上中了一口梅花针，唔，这口梅花针打得很厉害！”李逸道：“幸好程帮主随身带有磁石，可是我的手法不大熟练，结果还是要剗开少许皮肉，才能够把这口针取出来。”他是怕针口太大，程达苏见了起疑，故此加以解释。程达苏道：“你懂得用磁石吸针，又懂得解穴，也算得是个行家了。”

程达苏在地上捡起了四口梅花针，端详了好一会，道：“你们瞧见敌人的面貌么？”李逸与南宫尚同声答道：“只是听见声音，便立即昏迷了。”程达苏暗暗叫了一声：“惭愧！”原来他连敌人的声息都毫无觉察。李逸与南宫尚的武功都与他相差颇远，何以反而是他们听出了敌人的声息，这一点本来足以令程达苏起疑，幸而李逸布置得事情巧妙，程达苏刚一起疑，便立即想到：“敌人进来偷我的东西，首先是要对付我，其次是南宫尚，再其次才是这个上官敏。我先中了两口梅花针，他们然后各中一口，上官敏的轻功很好，故此打歪了少许。”他凭着数十年的经验，自以

为推断不错，于是对李逸的疑心也就因之消除。

当下程达苏笑道：“幸亏这个偷袭的敌人，他用梅花针打穴的功夫，还未到最上乘的境界，打上官兄的那口梅花针，竟在他的玉龙穴旁边偏开两分，要不然咱们现在还没有人搭救呢。我刚才只是为了查察敌人的手法，上官兄，你不要多心。”李逸松了口气，连道：“不敢。”

其实这是程达苏的自我解嘲，他端详了那四口梅花针，针长只有七八分，比普通的缝衣针还要幼细得多，用这种份量极轻的梅花针打穴，而且最少是在三丈之外打来（因为若在三丈之内，凭他的本领，定能觉察）。这份功夫，他自问也不能够。他一向以为自己点穴、打穴的功夫是世上无双，人间第一，岂知还有人高出他上，焉能不令他暗暗惊心！

程达苏恨恨说道：“这个人也算得是个打穴的高手了。只是行动却未免不够光明磊落，可惜不知是谁，我倒想和他好好的较量一番。”南宫尚道：“到了突厥王廷，问问天慈圣人和灭度神君，或者他们会知道。”程达苏道：“你说得对，好，咱们现在走吧。”

三人收拾起帐篷，走了一程，忽见草原上有三匹快马驰来，当前两骑已看清楚了乃是汉人，程达苏大怒喝道：“好呀，居然敢一再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。”扬手便是两颗铁莲子飞去，那两个汉人武士在马背上腾飞起，高声叫道：“程大哥，不认得小弟了吗？”随后那一骑亦已来到，是个突厥军官，程达苏怔了一怔，叫道：“噢，你们不是封牧野与祝见章吗？”那两个武士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十多年未见，大

哥原来还认得我们。”

程达苏睁大眼睛说道：“听说你们在武承嗣门下很是得意，怎的却也到这里来了？莫非，莫非是你们也来替武则天邀请老夫么？”封牧野笑道：“我是来为突厥大汗迎接你们，与武则天毫无关系。嗯，这位是大汗御前的巴图鲁哈扎儿。大哥，你这两位朋友，小弟好似在哪里见过，请恕我一时眼拙，却记不起来。”原来封牧野与祝见章二人乃是青城派与万胜门的高手，在武林中颇有名望，十多年前，也曾江湖上做过独脚大盗，但因他们掩饰得好，知道的人很少，程达苏那时是北五省的绿林领袖，却和他们素有往来。

程达苏是一个江湖经验非常丰富的人，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我早已听说他们投到武承嗣门下，但他们若然是武则天所派，断不会与突厥军官同在一起，这其中想必是另有原因。他们问起南宫尚和上官敏这两个人，当然不愿在他面前明说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副帮主南宫尚，这是我新结识的一位朋友上官敏。是前朝大臣西台侍御史有仪的侄子。”

南宫尚道：“不错，八年前我在长安神武营中，似曾见过两位一面。那时两位是随武承嗣前来拜访李明之，李大总管的。我就是那个守门的人。”南宫尚那时混入神武营中，本来是准备行刺武则天的，而封祝二人则是武承嗣的亲信，当时各为其主，如今说起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李逸道：“我却记不起在哪儿曾见过两位了。”其实他是见过的，那是十多年前他还未离开长安，而武则天也还

未称帝的时候，有一次他们随武承嗣进宫谒见武则天，恰好那时李逸也在宫中，曾和他们打过一个照面。李逸心中暗暗吃惊，想道：“难道他们的眼光真的如此厉害？那时我还未成年，如今我已改容易貌，他们十余年前见过我一次，又未曾交谈，居然还能够认出我来？大约这不过是他们的江湖伎俩，靠撞而已。”

封牧野笑道：“上官兄英风豪气，令人一见，便生钦佩，纵使以前未有见过，如今也不是外人了。小可今日既遇旧雨，又结新知，真是快何如之！”

程达苏道：“两位如何知道老朽到来？”祝见章道：“我们在突厥王廷碰见百忧上人的弟子阳太华，听说程老帮主已托他代向默啜太师先容，大驾这两日便到。小弟闻讯，欣喜何似，但望早日拜见吾兄，是以和这位大人赶来迎接。”程达苏道：“太师如此优礼，真是太不敢当了。百忧上人的法驾到了没有？”祝见章道：“听说也是这一两日到来。”李逸心内暗惊，想道：“百忧上人与天恶道人灭度神君合称域外三凶，他的武功更在天恶、灭度之上，他若也投突厥，谁人制得了他？”

程达苏问道：“王城的武士大会什么时候召开？”祝见章道：“已定好了日期，就在三天之后。我还怕大哥赶不及呢。”程达苏笑道：“我老了，此去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。他们年少英雄倒可以趁此机会，大显身手，闯个万儿。”“闯个万儿”乃是江湖术语，即是树立名声的意思。

封牧野策马与李逸并肩，说道：“令叔以诗文驰誉，兄台却喜与江湖豪客往来，端的难得。听南宫兄说，兄台的

剑术当世少有，不知令师是哪一位？”李逸道：“南宫兄是故意给小弟面上贴金，其实小弟不过是胡乱学了几手剑法，哪敢当此虚誉。”客套一番，封牧野又问道：“上官大人的千金与阁下份属兄妹，这几年来她很得天后宠信，不知兄台可有见过她么？”李逸听他提起上官婉儿，心中一阵绞痛，黯然说道：“我与她虽然份属兄妹，如今却是各走各路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自从她入宫之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”李逸这番话出自内心，说来感情甚见激动，封牧野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上官姑娘乃是一代才女，可惜她不明大义，改事仇人。难怪你做兄长的伤心。”

一路上封祝二人屡次用说话向李逸刺探，李逸掩饰得很好，这两人虽是有怀疑，却也瞧不出什么破绽。傍晚时分，到了喀沙拉尔河下游，封牧野道：“还有日半路程，便可以到突厥王廷，不必急急赶路了。”在河边安下帐幕，吃过晚饭，天色刚黑。

晚上月色很好，草原景色迷人，大家便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闲谈，程达苏与封祝二人一道，李逸与南宫尚一道，这两批人分开，彼此都看不见了。

李逸道：“这位程老帮主似乎甚是多疑，昨夜他几乎疑心那暗器是我打的呢。”南宫尚道：“他十几年来被武则天派人缉捕，在江湖上几乎无地容身，也难怪他多疑善虑。”心想：“要不是我知道你是唐室王孙，是个与武则天誓不两立的人，连我也会对你怀疑呢。”

谈了一会，南宫尚道：“时候不早，咱们该回去歇息了吧。”李逸道：“难得如此月色，我倒未有睡意，你累了你

先歇吧。”南官尚笑道：“殿下你是雅人，我却不懂欣赏什么月色，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帐篷替你们料理卧具。”

李逸独自在草原散步，心事如潮，越行越远，走到河岸树边，忽听得有人低声说话，有个人道：“程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里面有个极大的秘密！”正是封牧野的声音。李逸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我且听听地说的是什么秘密。”伏在一个沙丘后面偷听，只听得程达苏问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封牧野道：“你道这江山是姓武的还是姓李的？”程达苏道：“怎么，我离开了几年，难道国中又有了什么变化么？”

封牧野道：“武则天接受狄仁杰的劝谏，已内定将帝位传给她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了。所以这江山现在是姓武的，将来却还是姓李的。”

这消息李逸早听得长孙泰说过，不以为奇，程达苏却怔了一怔，随即冷笑说道：“武则天当真是老糊涂了，她大约以为儿子比侄儿亲吧？她也不想，她是从李氏手中夺来的江山，这对于李唐王室乃是一个大大的耻辱，而且被她杀害的王孙贵族，先朝大臣，不计其数，她的仇家，将来就不会报复吗？纵使她得以保全首级，武氏子弟只怕难免要被斩草除根！”顿了一顿，问道：“你们两位是不是为了怕靠山将倒，所以想另投明主？”

祝见章笑道：“程大哥，我说一句不怕你见怪的话，你大约也不是存心要做李姓的忠臣吧？”程达苏道：“我又没食过唐朝的俸禄，当然不必为它效死尽忠，不过武则天迫得我无路可走，如果让我挑选的话，那我还是拥护姓李的做皇帝。”祝见章道：“这就对啦！总之不管谁做皇帝，姓

李也好，姓武也好，只要他不与我们作对便行，若能给我们功名富贵，那更是最妙不过！”程达苏道：“不错，你说别我的心坎上啦。”

封牧野道：“那么，我们不怕对你说了，我们这次，正是奉了魏王之命来的。将来若是突厥大兵打进关中，魏王愿意里应外合！”程达苏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封牧野道：“怎么不真？魏王他虽是武则天的侄儿，但他也得为他自己的利害着想呀！武则天传位给她的儿子，他还有什么指望？所以只要突厥大汗答应让他做中国的皇帝，他又何辞大义灭亲？”

李逸打了一个冷战，心道：“这算是什么‘大义’？这简直是猪狗不如！”程达苏哈哈笑道：“武则天这回可真是众叛亲离了！哈，哈，我真是料想不到，原来你们二人竟是武承嗣的密使来呢！”

封牧野道：“现在突厥大汗已经一口答应，就待突厥的大兵打进关中了。你那个副帮主南宫尚是要恢复唐室的，咱们的秘密可不能让他知道。”程达苏道：“南宫尚对我的话从来不敢不依，不过为了稳当起见，也还是瞒着他好。”封牧野道：“还有那个上官敏也很是可疑！”

李逸吓了一跳，只听得程达苏问道：“怎么？你看出了什么可疑之处了。”封牧野道：“我看他的神情气度，一点也不像江湖人物，甚至也不像普通的人。上官仪的子侄我大半知道，却不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人物。”程达苏道：“南宫尚说这人是他的义兄，难道他骗我不成？”封牧野道：“咱们只是疑心罢了，总之，是要提防些好。”

程达苏和他们谈了一会，忽然问道：“武则天手下有什么高人？”

封牧野道：“以前本来有所谓神武营三大高手，即是西门霸、蔡堪、张挺三人。”程达苏道：“这三个人以前都曾经和我交过手，以西门霸的功夫最强，我给他扫了一鞭，他也给我敲了一记烟斗，算是两不输亏。其他二人虽也不错，嘿，嘿，那不过是和我的副手南宫尚不相上下罢了。”

封牧野道：“现在更不行啦。八年前在骊山一战，张挺给天恶道人打死，西门霸也给打伤，功夫已大不如前了。”程达苏怀疑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来，难道武则天手下，竟是什么能人？”封牧野道：“还有一位神武营的总管李朋之，内外功夫都很不错。但他是统兵的将领，高来高去的本事较差，不会在江湖行走的。”

程达苏道：“听说武则天有个侄女，叫做武玄霜的，乃是优曇神尼的得意弟子，以前曾在峨嵋金顶揭毁过英雄大会，连谷神翁也曾败在她的手下，委实不可轻视。怎的不见你提起她？”

李逸听到这里，心头卜卜跳动，竖起耳朵来听，封牧野道：“武玄霜吗？她现在不在长安，她，她……”程达苏道：“她怎么样？”封牧野道：“这又是一件秘密，我正要与大哥商议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程达苏一声喝道：“谁在外边？”

李逸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道程达苏已发现了他，心想事已如斯，只好挺身出去，心念方动，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：“大哥，是我！”是南宫尚的声音。

程达苏喝道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南宫尚道：“我在帐中听到了夜行人的声息，追踪下去，不想在这里遇见大哥！”程达苏跳了起来，急忙问道：“向哪个方向走了？”南宫尚指了一指，所指的方向刚好与李逸藏匿的方向相反。

程达苏道：“好，咱们马上去追。”一行人向河的上游追去。李逸松了口气，心道：“南宫尚说有夜行人前来，不知是真是假？只怕是他有意将程达苏他们引开的。”

李逸回到帐幕，哪里睡得着觉？翻来覆去，思想封祝二人刚才所说的话，可惜封牧野的话被南宫尚打断，听他的口气，他分明就要说出一件有关武玄霜的事情，而且还是一件秘密！只不知是什么秘密？

想起了武玄霜，李逸的心头，就像一池静水突然被投下一块石头，动荡不休。随即又想起了武承嗣恶毒的阴谋，“他要做突厥的内应，这件事可是非同小可。若给他成功，称心如意的做了皇帝，中国固然要变成了突厥的藩属；李唐的王室子孙也一定要被他杀得寸草不留。可以料想得到，他的手段，定然要比武则天更加残酷百倍！”想至此处，李逸怦然心跳，想道：“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似乎应该回去一次。”

但随即又想到长安乃是他伤心之地，城中有他所不愿见的人，而他也曾经对长孙璧发过誓愿，愿与她终老异国，埋骨天山，永不回去的了。但是武承嗣的这件阴谋又实在关系太大，“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去呢？”李逸翻来覆去，想来想去，心中难决。

忽听得脚步声响，程达苏他们已经回来，封牧野、祝见章与那个突厥武士巴扎儿同住一个帐幕，程达苏与南宫

尚则仍然住原来的帐幕，李逸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走进篷帐，急忙蒙头装睡。

只听得程达苏叽叽咕咕的说道：“来无踪去无迹的，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一个人？”接着又道：“你当真没有瞧错？”南宫尚道：“我的确是瞧见一条黑影向那个方向跑的！”程达苏道：“好，明天再查看他的足迹。哼，上官敏这个小子倒睡得很甜。”

李逸装得呼呼熟睡，心中却在想道：“八成是南宫尚为了替我遮瞒，故意将他们引开的了，程达苏是个老狐狸，听他说话，似已起了疑心，明天若给他查出没有外人的足迹，这怎么办？”但程达苏与他们同一帐篷，他又不能够与南宫尚私自商议。

草原上的气候变化很大，上半夜那么好的月色，下半夜却刮起风下起雨来，李逸心中暗喜，想道：“幸好有这场大雨，足迹是再也查不出来的了。”他可没想到，还有一件更出人意料的事情。

一早起来，风雨早已停了，程达苏最先走出篷帐，忽听他一声惊呼，李逸与南宫尚急忙随着奔出，只见封祝二人与突厥武士那座帐幕竟然移到了半里之外，变成了一堆破布，委弃地上，封祝与那个突厥武士睡在泥泞之中，动也不动。

程达苏叫声：“不妙！”试想封祝二人何等武功，焉有被风吹走帐篷仍未觉醒之理？何况昨夜的风声虽大，却也不至于卷走帐幕。程达苏急忙上前察看，这三个人果然是给人点了晕睡穴，程达苏是个点穴的大行家，立即替他们

解救，三人醒来，面面相觑，那个突厥武士惊疑不定，叫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封牧野苦笑道：“咱们大约是给人暗算了！”那个武士瞧了程达苏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暗算？唉，你们却完全没事呀！”程达苏满面通红，他未能发现暗算的人，已是在突厥武士面前大失面子；更糟糕的是，那个暗算的人故意放过他们，突厥武士难免不起疑心。程达苏想起这个神秘的敌人，本领如此之强，既是羞愧，又是惊慌，南宫尚则心中暗喜，想道：“我昨夜胡乱扯了一个谎，想不到果然有夜行人到来。”

幸在程达苏他们到底是投奔突厥大汗的客人，那武士不便深究，而且离王廷不远，不必在路上先闹起来。于是一行人换过衣裳，继续赶路，黄昏时分，到了王城，投到宾馆，自然有人迎接。

出来迎接的是一个瘦长的汉子，淡淡的眉毛，凸出的天庭，相貌甚为特别，在他后面则跟着一个突厥军官，程达苏一见大喜，说道：“阳老弟，早知你在这里，我也不这么费事了，直接来投奔你就行啦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不过是叨着师傅的光，幸蒙大汗信任，叫我给他办点差事罢了。我听说你早已向默啜太师输诚，太师也曾向大汗说了。大汗知道你是一帮之主，甚为欢喜，加上又有天恶、灭度两位前辈给你说好话，将来是定必重用的了。”程达苏道：“我带了一点薄礼要献给太师，还请老弟代为先容。”那瘦长的汉子道：“不必着忙，明天我与你一同去拜见太师便是。”程达苏道了声谢，又问道：“后天是突厥的拔青佳节，听说大汗的武士大会便要在这节日召开，尊师的法驾不知到了没

有？”那瘦长的汉子道：“他老人家大约要临到会期方能赶到。”

这个瘦长汉子名叫阳太华，正是百忧上人的首徒，他奉了突厥大汗之命，专门接待中国的武士，暗中负了审查、甄别的任务。

当下阳太华将他们接入宾馆，这间宾馆住的都是从中国投奔来的人，十之八九认得程达苏，但却无一人认得李逸。那些人纷纷上来招呼程达苏，宾馆的大厅闹哄哄的像个市集。

李逸对这些人甚为讨厌，独自躲到一角。忽见阳太华与封牧野说了几句话后，面上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，向他走来，李逸心中一凛，只见阳太华向他伸出手来，说道：“上官兄，幸会，幸会！”李逸只得伸手与他相握，陡然间忽觉一股热力传了过来，俨如握着了一块炽热的火炭一般，幸而李逸在天山苦练八年，内功已甚有根底，微微一笑，将手缩回，说道：“阳大人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阳太华见他神色自如，疑云大起，问道：“还未请教上官兄属于何宗何派，尊师是谁？”李逸道：“我只是胡乱学过一些功夫，跟的是家父的护院教师，谈不上是何宗派。”阳太华冷笑道：“吾兄何必过谦，看吾兄这身精纯的内功，似乎是峨嵋的心法，不知长孙老先生与尉迟老先生与吾兄是怎么个称呼？”李逸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百忧上人这个徒弟果然厉害，只是与他握一握手，他居然就看出了我的武功家数来。再给他盘问，定然被他识破我的来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大厅里忽然鸦雀无声，但仅仅是静了片刻，

接着就异口同声的叫道：“谷老盟主，怎么你也来了呀！”李逸定睛一看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与自己阔别了将近十年的谷神翁！

谷神翁乃是十年之前中原的武林盟主，论他的身份，与天恶道人、灭度神君同是一辈，论武林的地位，则更在他们之上。如今突然来到此间，事前又没透出半点风声，焉能不令人惊异！